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

話說眾人見平兒來了，都說：「你們奶奶做什麼呢？怎麼不來了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他那裡得空兒來？因為說沒得好生吃，又不得來，所以我來問還有沒有，叫我再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。」湘雲道：「有，多著呢。」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個極大的。平兒道：「多拿幾個團圓的。」眾人又拉平兒坐，平兒不肯。李紈瞅著他，笑道：「偏叫你坐！」因拉他身旁坐下，端了一杯酒，送到他嘴邊。平兒忙喝了一口，就要走。李紈道：「偏不許你去！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，就不聽我的話了。」說著，又命嬾嬾們：「先送了盒子去，就說我留下平兒了。」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，說：「二奶奶說，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。這個盒子裡，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雞油捲兒，給奶奶姑娘們吃的。」又向平兒道：「說了：使喚你來，你就貪住嘴不去了，叫你少喝鍾兒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多喝了又把我怎麼樣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只管喝，又吃螃蟹。李紈攬著他，笑道：「可惜這麼個好體面模樣兒，命卻平常，只落得屋裡使喚！不知道的人，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？」

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著，一面回頭笑道：「奶奶，別這麼摸的我怪癢癢的。」李氏道：「噯喲！這硬的是什麼？」平兒道：「是鑰匙。」李氏道：「有什麼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，這麼帶在身上？我成日家和人說：有個唐僧取經，就有個白馬來馱著他；劉智遠打天下，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；有個鳳丫頭，就有個你。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，還要這鑰匙做什麼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奶奶吃了酒，又拿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這倒是真話。我們沒事評論起來，你們這幾個，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。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。」李紈道：「大小都有個天理。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鴛鴦姑娘，如何使得？從太太起，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？他現敢駁回，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。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，別人不記得，他都記得，要不是他經管著，不知叫人誑騙了多少去呢！況且他心也公道，雖然這樣，倒常替人上好話兒，還倒不倚勢欺人的。」惜春笑道：「老太太昨日還說呢，他比我們還強呢！」平兒道：「那原是個好的，我們那裡比得上他？」寶玉道：「太太屋裡的彩霞，是個老實人。」探春道：「可不是老實？心裡可有數兒呢。太太是那佛爺似的，事情上不留心；他都知道，凡一應事，都是他提著太太行。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，他都知道，太太忘了，他背後告訴太太。」李紈道：「那也罷了。」指著寶玉道：「這一個小爺屋裡，要不是襲人，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？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，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；他不是這丫頭，他就得這麼周到了？」平兒道：「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，死的死，去的去，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。」李紈道：「你倒是有造化的，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。想當初你大爺在日，何曾也沒兩個人？你們看，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？天天只是他們不如意，所以你大爺一沒了，我趁著年輕，都打發了。要是有一個好的守的住，我到底也有個膀臂了！」說著，不覺眼圈兒紅了。眾人都道：「這又何必傷心？不如散了倒好。」

說著，便都洗了手，大家約著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。眾婆子丫頭打掃亭子，收洗杯盤。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。襲人因讓平兒到屋裡坐坐，再喝碗茶去。平兒回說：「不喝茶了，再來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便要出去。襲人又叫住，問道：「這個月的月錢，連老太太、太太屋裡還沒放，是為什麼？」平兒見問，忙轉身至襲人跟前，又見無人，悄悄說道：「你快別問！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。」襲人笑道：「這是為什麼？唬的你這個樣兒。」平兒悄悄告訴他道：「這個月的月錢，我們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給人使呢。等別處利錢收了來，湊齊了纔放呢。因為是你，我纔告訴你，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！」襲人笑道：「他難道還短錢使？還沒個足數？何苦還操這心？」平兒笑道：「何曾不是呢！他這幾年，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。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，兩兩，零碎攢了，又放出去，單他這體己利錢，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！」襲人笑道：「拿著我們的錢，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，哄的我們歇等著！」平兒道：「你又說沒良心的話！你難道還少錢？」襲人道：「我雖不少，只是我也沒處兒使去，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倘若有緊要事用銀錢使時，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，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此時也用不著。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夠了，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。」

平兒答應著，一徑出了園門。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，說：「奶奶有事等你。」平兒道：「有什麼事，這麼要緊？我叫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，我又沒逃了，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！」那丫頭說道：「這又不是我的主意，姑娘這話自己和奶奶說去！」

平兒啐道：「好了，你們越發上臉了！」說著走來，只見鳳姐兒不在屋裡。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劉姥姥和板兒來了，坐在那邊屋裡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著；又有兩三個丫頭，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兒、倭瓜並些野菜。眾人見他進來，都忙站起來。劉姥姥因上次來過，知道平兒的身分，忙跳下地來，問：「姑娘好？」又說：「家裡都問好。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，看姑娘來的，因為莊家忙。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，瓜果菜蔬也豐盛。這是頭一起摘下來，並沒敢賣呢，留的尖兒，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嘗嘗。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，也吃膩了；吃個野菜兒，也算我們的窮心。」平兒忙道：「多謝費心！」又讓坐。自己坐了，又讓張孀子周大娘坐了，命小丫頭倒茶去。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：「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，眼圈兒都紅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可不是？我原不喝，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，不得已，喝了兩鍾，臉就紅了。」張材家的笑道：「我倒想著要喝呢，又沒人讓我，明日再有人請姑娘，可帶了我去罷。」說著，大家都笑了。周瑞家的道：「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，一斤只好稱兩個，三個。這麼兩三大簍，想是有七八斤呢。」張材家的道：「要是上上下下，只怕還不夠。」平兒道：「那裡都吃？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。那些散眾兒的，也有摸著的，也有摸不著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樣螃蟹，今年就值五分一斤。五斤五錢。五五二兩五，三五五，再搭上酒菜，一共倒有二百多兩銀子！阿彌陀佛！這一頓的銀子，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！」

平兒因問：「想是見過奶奶了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見過了，叫我們等著呢。」說著，又往窗外看天氣，說著：「天好早晚了，我們也去罷。別出不去城，纔是譏笑呢。」周瑞家的道：「等著我替你瞧瞧去。」說著，一徑去了，半日方來，笑道：「可是姥姥的福來了，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！」平兒等問怎麼樣。周瑞家的笑道：「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。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：『劉姥姥要家去呢，怕晚了趕不出城去。』二奶奶說：『大遠的，難為他扛了些東西來。晚了，就住一夜，明日再去。』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嗎？——這也罷了，偏老太太又聽見了，問劉姥姥是誰。二奶奶就回明白了。老太太又說：『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，請了來我見見。』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？」說著，催劉姥姥下來前去。

劉姥姥道：「我這生像兒，怎麼見得呢？好嫂子！你就說我去了罷！」平兒忙道：「你快去罷，不相干的。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，比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。想是你怯上，我和周大娘送你去。」說著，同周瑞家的帶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來。二門口該班的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，都站起來，有兩個又跑上來，趕著平兒叫「姑娘」。平兒問道：「又說什麼？」那小廝笑道：「這會子也好早晚了，我媽病著，等我去請大夫。好姑娘！我討半日假，可使得？」平兒道：「你們倒好，都商量定了，一天一個告假，又不回奶奶，只和我胡纏。前日住兒去了，二爺偏叫他叫不著，我應起來了，還說我做了情了。你今日又來了！」周瑞家的道：「當真的他媽病了，姑娘也替他應著，放了他罷。」平兒道：「明日一早來，聽著，我還要使你呢。再睡の日頭晒著屁股再來！你這一去，帶個信兒給旺兒，就說奶奶的話，問他那剩的利錢，明日要還不交來，奶奶不要了，索性送他使罷。」那小廝歡天喜地，答應去了。

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，彼時大觀園中姐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。劉姥姥進去，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，花枝招展的，並不知都像何人。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，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裏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裡搥腿，鳳姐兒站著正說笑。劉姥姥便知是賈母了，忙上來陪著笑，拜了幾拜，口裡說：「請老壽星安。」賈母也忙欠身問好，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。那板兒仍是怯

人，不知問候。

賈母道：「老親家，你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劉姥姥忙起身答道：「我今年七□五了。」賈母向眾人道：「這麼大年紀了，還這麼硬頭！比我大好幾歲呢！我要到這個年紀，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！」劉姥姥笑道：「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，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。我們也要這麼著，那些莊家活也沒人做了。」賈母道：「眼睛牙齒還好？」劉姥姥道：「還好，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我老了，都不中用了，眼也花，耳也聾，記性也沒了。你們這些老親戚，我都記不得了。親戚們來了，我怕人笑話，我都不會。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，睡一覺，悶了時，和這些孫子孫女兒玩笑會子就完了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。我們想這麼著不能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福？不過是老廢物罷咧！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

賈母又笑道：「我纔聽見鳳哥兒說，你帶了好些瓜菜來，我叫他快收拾去了。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，外頭買的不像你們地裡的好吃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這是野意兒，不過吃個新鮮；依我們倒想魚肉吃，只是吃不起。」賈母又道：「今日既認著了親，別空空的就去；不嫌我這裡，就住一兩天再去。我們也有個園子，園子裡頭也有果子，你明日也嘗嘗，帶些家去，也算是看親戚一趟。」鳳姐兒見賈母喜歡，也忙留道：「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，空屋子還有兩間。你住兩天，把你們那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給我們老太太聽聽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鳳丫頭，別拿他取笑兒。他是屯裡人，老實，那裡攔的住你打趣？」說著，又命人去先抓果子給板兒吃。板兒見人多了，又不敢吃。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，叫小兒們帶他外頭頑去。劉姥姥吃了茶，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給賈母聽，賈母越發得了趣味。

正說著，鳳姐兒便命人請劉姥姥吃晚飯。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，命人送過去給劉姥姥吃。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，吃了飯，便又打發過來。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姥去洗了澡，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裳，叫給劉姥姥換上。那劉姥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？忙換了衣裳出來，坐在賈母榻前，又搜尋些話出來說。彼時寶玉姐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。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？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。

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，卻生來的有些見識。況且年紀老了，世情上經歷過的，見頭一件賈母高興，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都愛聽，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。因說道：「我們村莊上，種地種菜，每年每日，春夏秋冬，風裡雨裡，那裡有個坐著的空兒？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涼亭，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？就像舊年冬天，接連下了幾天雪，地下壓了三四尺深，我那日起的早，還沒出屋門，只聽外頭柴草響。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。我巴著窗戶眼兒一瞧，不是我們村莊上的人。」賈母道：「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，見現成的柴火，抽些烤火，也是有的。」劉姥姥笑道：「也並不是客人，所以說來奇怪。老壽星打量什麼人？原來是一個□七八歲極標致的個小姑娘兒，梳著溜油兒光的頭，穿著大紅襖兒，白綾子裙兒。……」剛說到這裡，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，又說：「不相干，別唬著老太太！」賈母等聽了，忙問：「怎麼了？」丫鬟回說：「南院子馬棚裡走了水了。不相干，已經救下去了。」賈母最膽小的，聽了這話，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時，只見東南角上火光猶亮。賈母唬得口內念佛，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。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，回說：「已經救下去了，老太太請進去罷。」

賈母足足的看著火光熄了，方領眾人進來。寶玉且忙問劉姥姥：「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麼抽柴火？倘或凍出病來呢？」賈母道：「都是纔說抽柴火，惹出事來了，你還問呢。別說這個了，說別的罷。」寶玉聽說，心內雖不樂，也只得罷了。

劉姥姥便又想了想，說道：「我們莊子東邊莊上有個老奶奶子，今年九□多歲了。他天天吃齋念佛，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，夜裡來托夢，說：『你這麼虔心，原本你該絕後的，如今奏了玉皇，給你個孫子。』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，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，好容易養到□七八歲上死了，哭的什麼兒似的；後起間真又養了一個，今年纔□三四歲，長得粉團兒似的，聰明伶俐的不得呢。這些神佛是有的不是？」

這一席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，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。寶玉心中只惦記著抽柴的故事，因悶的心中籌畫。探春因問他：「昨日擾了史大妹妹，僱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，又還了席，也請老太太賞菊，何如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老太太說了，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，叫僱們做陪呢。等吃了老太太的，僱們再請不遲。」探春道：「越往前越冷了，老太太未必高興。」寶玉道：「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，僱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，不好嗎？僱們雪下吟詩，也更有趣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僱們雪下吟詩？依我說，還不如弄一捆柴火，雪下抽柴，還更有趣兒呢。」說著，寶釵等都笑了。寶玉瞅了他一眼，也不答話。一時散了，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姥姥細問那女孩兒是誰。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：「那原是我們莊子北沿兒地埂子上有個小祠堂兒，供的不是神佛。當先有個什麼老爺——」說著，又想名姓。寶玉道：「不拘什麼名姓，也不必想了，只說原故就是了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這老爺沒有兒子，只有一位小姐，名字叫什麼若玉，知書識字的，老爺太太愛的像珍珠兒。可惜了兒的！這小姐兒長到□七歲了，一病就病死了。」寶玉聽了，跌足歎惜，又問：「後來怎麼樣？」劉姥姥道：「因為老爺太太痛的心肝兒似的，蓋了那祠堂，塑了個像兒，派了人燒香兒撥火的。如今年深日久了，人也沒了，廟也爛了，那泥胎兒可就成了精咧。」寶玉忙道：「不是成精，規矩這樣人是不死的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是這麼著嗎？不是哥兒說，我們還當他成了精了呢。他時常變了人出來閒逛，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。我們村莊上的人商量著還要拿榔頭砸他呢。」寶玉忙道：「快別如此！要平了廟，罪過不小！」劉姥姥道：「幸虧哥兒告訴我。明日回去，攔住他們就是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們老太太、太太都是善人，就是合家大小，也都好善喜捨，最愛修廟塑神的。我明日做一個疏頭，替你化些佈施，你就做香頭，攢了錢，把這廟修蓋，再裝塑了泥像，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，好不好？」劉姥姥道：「若這樣時，我託那小姐的福，也有幾個錢使了。」

寶玉又問他地名莊名，來往遠近，坐落何方，劉姥姥便順口謔了出來。寶玉信以為真，回至房中，盤算了一夜。次日一早，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，按著劉姥姥說的方向地名，著焙茗去先踏看明白，回來再作主意。

那焙茗去後，寶玉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急的熱地裡的蚰蜒似的，好容易等到日落，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回來了。寶玉忙問：「可找著了？」焙茗笑道：「爺聽的不明白，叫我好找！那地名坐落，不像爺聽的一樣，所以找了一天。找到東北角田埂子上，纔有一個破廟。」寶玉聽說，喜的眉開眼笑，忙說道：「劉姥姥有年紀的人，一時錯記了，也是有的。你且說你見的。」焙茗道：「那廟門卻倒也朝南開，也是稀破的。我找的正沒好氣，一見這個，我說：『可好了！』連忙進去，一看泥胎，唬的我又跑出來了——活像真的似的！」寶玉喜的笑道：「他能變化人了，自然有些生氣！」焙茗拍手道：「那裡是什麼女孩兒！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！」寶玉聽了，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真是個沒用的殺材！這點子事也幹不來！」焙茗道：「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，或者聽了誰的混賬話，信真了，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磕頭，怎麼說我沒用呢？」寶玉見他急了，忙撫慰他道：「你別急，改日閒了，你再找去。要是他哄我們呢，自然沒了；要竟有的，你豈不也積了陰騭呢？我必重重的賞你。」說著，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：「老太太屋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。」

不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